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蟾宫折桂

剑亭著
中



劍亭著

蟾宮折桂
(中)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黄绒小轿	(1)
第二章	俊侠出浴	(2 6)
第三章	撑舟渔女	(5 1)
第四章	八卦玄楼	(7 7)
第五章	粉蝶三郎	(103)
第六章	巨剑古篆	(128)
第七章	莲荷绣巾	(155)
第八章	东海魔影	(180)
第九章	走入刀丛	(206)
第十章	天梯飞纵	(231)

第十一章	金刚头陀	(249)
第十二章	雪白梅香	(282)
第十三章	佳人在怀	(308)
第十四章	龙凤呈祥	(334)
第十五章	遗书揭秘	(359)
第十六章	玉心玉心	(385)
第十七章	朱砂画剑	(412)
第十八章	岛主离宫	(438)
第十九章	骏马狂嘶	(464)
第二十章	峰回路转	(501)
第二十一章	银装玉女	(517)
第二十二章	图穷匕见	(542)
第二十三章	穿花蛱蝶	(569)
第二十四章	索秘蓝衫	(595)
第二十五章	移花接木	(622)

第二十六章	画舫笙歌	(648)
第二十七章	黄山论剑	(674)
第二十八章	鱼龙混杂	(700)
第二十九章	谁是盟主	(727)

第十一章 金剛头陀

只见五指飞抓，四散张开，快逾流星般，嘟的一声，应声钉在七八丈外的古木斜顶上。

这声轻响，空谷回音，余声传出，远近回应，卫擎宇心中一惊，急忙将身形隐在树后。

果然！这声轻响，立即引起寨墙上的喽罗注意，不少人探身伸头，有的察看湖面，有的则仰着向四周崖上看来。

卫擎宇看得暗暗焦急，这声脆响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倒是他没料到的事，而且，由于这声脆响，非但增加了喽罗们的惊觉，而且也增加了他进入的困难。

紧接着，寨墙上的喽罗中响起了一个女子喝问声，接着是数名男子的回答，由于距离过远，卫擎宇无法听得清楚，显然是查问方才那声脆响声音。

看了这情形，卫擎宇不敢马上荡过去，必须等待寨墙上的骚动静下来。

稍顷过后，又来了一个粗壮声音的男子喝问后，寨墙上才趋于沉寂。

又过了片刻，卫擎宇才悄悄走出，稍微用劲拉了拉丝绳，默运功力，决心作一次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可能成功的飞

索险渡。

他已看清了大寨内的建筑形势，当他到达对面碉楼楼顶之后，或潜入，或凌空飞纵，先到达寨墙内的一片房面上，然后再奔向正中巍峨大厅前的广场，那时他一现身，大厅上的喽罗或头目便可发现他了。

因为，这时的大厅内外，灯火辉煌，正有不少人在高阶上进出上下，而根据里面强烈的灯光外泻，那座大厅显然是一座敞厅。

而敞厅之后，俱是精舍独院，最后一片崇楼丽阁，在靠近后寨一处花园的四周，又是一排一排的长房。

卫擎宇当然懒得去想哪些人住在那些地方，但他至少可以断定那位统领近万英豪的女帮主，必然居住在那片崇楼丽阁之中。

卫擎宇再度看了一眼灯火辉煌的大寨，猛提一口真气，身形一纵，悬空而下，握着飞抓，顺着强势，直向数十丈下的湖心荡去。

看看将到湖心，不由大吃一惊，由于湖面飞似的疾扑过来，他真的担心两腿触及水面，那样以来，脚踏水响，势必再度惊动寨墙上的喽罗。

就在他心头一紧的刹那间，他的身形已呼的一声掠过湖面，带起的劲风，竟掀起一片湖水涟漪。

但是，他所最担心的双脚，却仅数寸之差没有触及水面。

卫擎宇心中一宽，身形也挟着一阵劲风，疾射升空，径向大寨的碉楼上空荡去。

这一套荡空特技卫擎宇已拿捏得十分熟练技巧，他趁

荡劲正足，刚刚爬高的一刹那，双手一松，顺势滑翔，直向礮楼的顶端上方荡去。

余劲将尽，但距离楼顶尚有一段距离，卫擎宇心中虽然焦急，所幸高度已超过了楼顶多多。

紧急间，猛的拳身展臂，一连几个云里翻身，势尽之时，恰好落向礮楼外面的檐边上。

卫擎宇临危不乱，一乱就得顺着楼壁跌下去，是以，猛一伸臂，双手轻搭檐边，趁势一个轮翻，挺腰翻上了楼颠。

也就在卫擎宇翻上楼顶的同时，他松手的那只飞抓，也当的一声回撞在对面的崖壁上。

这声钢钩撞击山石的清脆响声，既尖锐，又悠扬，而且余音拖得尤长。

卫擎宇一听，格外懊恼，急忙伏身在瓦面上。

果然，下面寨墙上一阵骚动，立即听到一个壮汉低骂道：“他奶奶的，今天晚上是碰到他娘的鬼了不成？方才是伐木的声音，如今又是金石声响……”

话未说完，只听另一个壮汉压低声音道：“鬼也是对崖的鬼，你怕什么？”

第一个发话的壮汉，有些紧张地说：“你知道个屁，方才有人说，帮主方才升座，十分震怒，听说派出去的三堂六坛，七十二位舵主，这么多的高手，没有一个人截住正点子，帮主马上就要按律杀人啦！”

似乎是第三个人吃惊地问：“老孙，这话可是真的？”

第一个发话的壮汉，越发压低声音道：“你没他娘的听说，你也没看见？喏，你看，现在起更过半啦，马上就是二更天，大厅上的戏还没散，听说连左右护法都夹着尾巴在那儿

罚站呢！”

卫擎字一听，知道那位女帮主正在厅上大发雌威，女人整男人的事他连听都没听说过，今天晚上却要亲眼看一看。

就在这时，又是一个粗犷的声音，沉喝问：“怎么回事？方才是什么声音？”

卫擎字一听，知道来了大头目。

接着是六七个壮汉低声报告的声音。

卫擎字觉得正是脱身的好时候，如不趁着喽罗们望着对崖指指点点的时候离开，再走就不易走了。

心念已定，立即一长身形，腾空而起，一跃数丈，接着疾演梯云连纵术，继续上升，然后一式“苍龙入海”，直向墙内漆黑无灯的一片房面上落去。

到达房面，身形不停，立即纵进通道内。

通道内一片漆黑，既无暗桩，也无警卫，这一带似乎是储存旧物之处，隐隐有一股霉气。

卫擎字一经进入通道，再不迟疑，立即快闪疾避，径向大厅方向欺进。

出了一道巷口，目光不由一亮，因为他已到了大厅前的广场边缘。

只见大厅前的广场上，摆满了练武的器具和兵器，分门别类的划成区域，只有靠近大厅高台前灯光最亮的地方，平坦如镜，没有任何设施。

大厅上的灯光愈亮，而灯光所不及之处也愈黑暗，是以，那些悬锤、沙包、云斗、巨碑以及摆设两边的兵器架，俱都矗立在黑暗中。

卫擎字游目一看左右，发现靠近大厅的两边巷道前，分

别站着四名背刀大汉，但他们的目光却一致望着灯火如画的大厅看。

看了这情形，卫擎宇大胆地举步向练武场中走去，因为即使那些警卫听到转过头来，他们由特别明亮的灯光处看向暗处，也会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何况他身轻如絮，毫无声息？

到达练武场中，立即隐身在一座兵器架后，游目一看，寨墙上，通道口，以及大厅高台上的警卫们，依然静立原地，显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但是，由于大厅尚有五级高阶，虽然灯火明亮，全面敞开，卫擎宇依然看不见里面的任何情形。

就在这时，蓦然由大厅内传出“叭”的一声脆响，就好像县大老爷在过堂，狠狠地拍了一下惊堂木。

也就在那声脆响的同时，突然传来一个愤怒的女子清脆的声音，娇喝道：“再带天德堂的张堂主答话！”

卫擎宇听得心中一惊，险些脱口惊呼，因为那个女子的清脆声音，正是发自他要寻找的晋嫂之口，是以，他为了看个清楚，竟不自觉地飞身纵向场中，一长身形，嗖的一声纵上了高达数丈的半空云斗。

卫擎宇一式“白鹤冲天”纵上了半空云斗，立即迫不及待地向大厅内望去，同时，在他的脑海里闪电掠过两个衣着不同的晋嫂影子。

一个是她明媚艳丽，一身鲜红劲衣，背插鸾凤双刀；一个是她一身黑衣，鬓插白花，长发披散在肩后。但是，当他凝目向厅内一看，脱口轻啊，顿时呆了！

只见那多人众分列两边的中央一张广案后，一个一身

金衣，背插双剑，高挽的秀发上束着一个金蝴蝶结的年轻女子，端正威棱的坐在一张虎皮大椅上。

卫擎字清楚的知道，那就是天坤帮的女帮主，也正是他早已断定的晋嫂，盗走了凤宫仙子水晶棺内玉心的黄清芬。

只见晋嫂黄清芬，娇靥凝霜，柳眉微剔，冷芒闪射的明目，正炯炯地望着厅门，她这时的艳关已变成了威棱逼人的英气。

在她的广案左侧肃立的是一个胖大头陀，在她的右侧肃立的是一位霜眉慈目的老尼姑。

胖大头陀，身材魁梧，长发披散肩后，头戴月牙金箍，胸前竟挂着一串胡桃般大的念珠。

老尼姑戴一顶瓜皮尼帽，穿一袭淡灰僧袍，手中拿着一柄银丝拂尘，斜倚肩头，半持半抱，她的衣着虽然与那个浓眉环眼，猩鼻海口的头陀不一样，但两人的左肩上，都斜披着一条巴掌宽的银丝缎带。

站在老尼姑和头陀以下的，则是一式月白劲衣，腰系红蓝紫三色不一的各型壮汉和芳龄不一的健美女子。

帮主黄清芬的身后，尚立着二三十人，左边是男，右边是女，而前往栖凤宫送信的那个蓝衫青年，这时已换回了一身月白劲衣，他的腰间居然系了一条鲜红的英雄带，显示出他是天坤帮中身手不俗的高手之一。

当卫擎字再看右边的十数女子时，日光一亮，虎眉同时一蹙，因为，靠近黄清芬椅后的一个红带女子，看来竟有些面熟，好像在栖凤宫或前来岷山的途中见过，只是乍然想不起来了。

正待蹙眉苦思，大厅的中央门口，已躬身走进去几人。

卫擎宇看得心头一震，因为走在当前的灰衣老者，正是前几天拦路索剑的齐南狂叟。

跟在齐南狂叟身后的是两个腰系蓝带的壮汉，和几个紫带香主或大头目，但卫擎宇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就是那夜前去的几人。

这时的齐南狂叟脸上的表情如何，卫擎宇看不到，但根据他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恐怕已没有了那种一口一个“我老人家”的卖老傲气了。

只见齐南狂叟走至黄清芬的案前五六步过，深深一躬，道：“天德堂堂主张难狂参见帮主及两位护法。”

煞气凛然的晋嫂黄清芬一听，立即沉声问：“张堂主，你不是没有名字的吗？”

齐南狂叟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我老人家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但是，今天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帮主的审问，总不能不报个名字出来呀！想了想，以前我老人家是多么自由自在，任癫任狂？如今，入了帮，狂了纪，垂头丧气地来受审，哪里还能狂得起来？所以我老人家干脆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张难狂……”

话未说完，不少人忍不住笑了。

高坐虎皮大椅上的黄清芬，猛的一拍案上的那块惊堂木，叭的一声娇叱道：“哪个敢再笑，马上推出去砍了！”

全厅近两百人众一听个个面色大变，顿时静得鸦雀无声。

卫擎宇也不禁看得暗吃一惊，他还一直没想到，晋嫂的震压属手法，竟是这么霸道。

只见黄清芬望着齐南狂叟，继续沉声问：“张堂主，卫少

侠为什么和你动手？他又为了什么不愿意随同你们一起前来？”

齐南狂叟两手一摊道：“我老人家怎么知道他小子为什么不一起跟着来？”

黄清芬愤怒地一指齐南狂叟，怒声道：“听说你横阻道上，强索巾剑，才惹恼了他和你动手的。”

说此一顿，特地加重语气，怒声道：“我问你，你和他动了手，可曾把他制服？”

齐南狂叟似乎很不服气地说：“帮主这不是故意让我老人家难堪吗？我老人家若是能把那小子制服，不就把他捆来了吗？”

黄清芬一听，不由怒喝道：“大胆，你敢捆他？我是怎么用信鸽通知你们的？我要你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卫少侠请来……”

齐南狂叟却不服气地说：“推他不来，拉他不走，好话说了千千万，他小子还是不停的摇头，其实，捆也是各种办法的一种嘛！”

黄清芬不由怒叱道：“天底下有用捆请人的吗？”

齐南狂叟却有些不服气地说：“帮主，您何必为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发这么大的脾气责备您的部属呢？”

黄清芬一听“年青英俊的小伙子”，罩煞的娇靥上立即飞上两片红霞，不由望着齐南狂叟，怒声解释说：“你知道什么？卫少侠关系着本帮的基业和诸位每个人的光明前途……”

齐南狂叟毫不避讳地接着说：“还有帮主您的终身幸福！”

两边人众一听，俱都面色大变，不少人脱口轻啊。

黄清芬听得一愣，满面绯红，直达耳后，不由倏的站起身来，指着齐南狂叟，厉叱道：“大胆，放肆……”

齐南狂叟再度接口道：“还有找死？！”

黄清芬娇靥上的红晕一直未褪，这时一听，不由恨恨地一颌首道：“不错，卫少侠来了便罢，如果不来，你也别想活了！”

齐南狂叟毫不介意地说：“您放心，您杀不了我，姓卫的那小子说，我老人家还有二三百年的阳寿好活！”

黄清芬哼了一声，恨声道：“如果他三日之内不来，阎王爷也救不了你！”

说此一顿，游目看了左右一眼，继续怒喝道：“将他押下去！”

左右立即有二三十人同时暴喏了一声！

只见齐南狂叟和那两个蓝带中年人，躬了躬腰，转身向厅外走来。

卫擎宇看至此处，觉的该是出去的时候了，同时，他对这位齐南狂叟还真有几分佩服，不愧是位狂叟人物。

于是，先解下包剑的绸布，又扯下蓝巾上的丝带，一蓬毫光，立时飞洒四射，紧接着，一长身形，凌空面起，一式“苍龙入海”，直向厅前最光亮的地方扑去。

卫擎宇这一飞扑，立即幻起一道蒙蒙毫光，宛如一颗慧星，径由半空中坠下地来！

由于四周寨墙上的警卫俱都望着厅前，面大厅高台上的警卫也正因齐南狂叟走下厅台而外看，是以，卫擎宇的直扑厅前立被发现，一阵惊呼呐喊，分由四面八方响起来。

正待下台的齐南狂叟神色一惊，急忙止步，抬头一看，只见一蓬光华已到了高台前。

齐南狂叟一见那道疾泻而下的光华，看也没看，飞身又纵上台阶，望着闻声正奔出来的黄清芬和老尼头陀等人，兴奋地欢声道：“帮主帮主，您要的小伙子来了，他真的来了！”

黄清芬和老尼头陀等人奔至石台口一看，只见卫擎宇神情冷漠，晒然微笑，正左手按剑，卓然立在台下，目光一眨不眨地望着她。

黄清芬一看，不由惊喜望外地将一双玉手抱在胸前，神情激动兴奋地自语说：“果然是他，果然是他！”

立在黄清芬身后的那个送信青年，看在眼内杀气立即出现脸上，不由重重地哼了一声。

黄清芬急忙一定心神，飞步向阶下迎去，嘴里同时连声娇呼道：“宇弟弟，宇弟弟！”

卫擎宇本待不假词色，但想到她是一帮之主，而且还翼望她自动交出玉心来，是以，强自展笑，拱手为礼道：“黄帮主，在下来得鲁莽，还望黄帮主不要见责！”

说话之间，黄清芬已到了近前，同时连声愉快地说：“不会不会，你不来姊姊才会怪你呢！”

卫擎宇见黄清芬称呼越来越亲热，微微皱了皱眉头，并未说什么。

但是，那位浓眉环眼的胖大头陀，却宏声道：“慢着！”

说罢，大步走下高阶，其余人等，也纷纷跟在身后。

黄清芬一见，赶紧回过身去，望着走至阶下的头陀、老尼和齐南狂叟等人，欢声道：“大家听着，这位就是本人要你们分头去请的卫少侠卫擎宇。”

说罢，又望着卫擎宇，愉快地道：“宇弟弟，让姊姊来为你介绍！”

说着，举手一指老尼姑，道：“这位是苦海师太，也是姊姊的同门师叔……”

卫擎宇一听，立即拱手谦声道：“老师太好！”

苦海师太立即合十宣了声佛号道：“卫少侠你好，欢迎你光临敝帮总坛！”

黄清芬又肃手一指胖大头陀，介绍道：“这位是闻名西北的第一佛门高人法通禅师，人称金刚头陀，手中一串念珠，武艺高绝，领袖西域，鲜少敌手，姊姊特别礼聘禅师为本帮护法。”

黄清芬这样刻意介绍，一方面是要卫擎宇注意，一方面是要卫擎宇对之略加客气。

岂知，卫擎宇仅拱了拱手，说了声“久仰久仰”，就看向了齐南狂叟。

黄清芬一看，赶紧准备缓和几句，但是，金刚头陀已单掌竖上，微微躬身，一声没吭。

方才欢欣的气氛，突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紧张、沉闷，一触即发的火爆场面。

黄清芬只得继续一指齐南狂叟，道：“这位是天德堂的张堂主，前几天你们已经见过了……”

卫擎宇喜欢他的狂傲嬉笑，因而拱手一笑，道：“张堂主，张老英雄！”

齐南狂叟赶紧道：“不敢当，剪径老贼，手下败将！”

如此一说，不少人暗中笑了，气氛略见缓和。

黄清芬又举手一指另一个腰系红丝英雄带的老者，介

绍道：“这位是天威堂的赵堂主，人称糊涂翁，其实他一些也不糊涂！”

卫擎宇早在云斗上已打量了这位赵堂主，身材瘦小，大眼秃眉，尖尖下巴上蓄着几根狗须，一脸的皱纹，肩后还有些驼背。

这时一俟黄清芬介绍完毕，立即拱手含笑道：“赵老英雄的大名，在下久仰了！”

糊涂翁立即缩着脖子双手拱揖，声音有些尖声尖气地正色道：“这位少侠你太客气了，只不知你是听谁说的，老朽我姓赵？”

卫擎宇听得一愣，心说，不是你们帮主刚介绍的吗？

其他人等，不少人笑了。

齐南狂叟哼了一声指骂道：“你别在这装疯卖傻好不好？你那一套人家卫少侠早清楚了！”

糊涂翁又望着齐南狂叟惊异的“噢”了一声，双手一拱，慢条斯理的正色问：“你这位老英雄是哪里来的？可是这位少侠的跟班的？”

如此一说，不少人哈哈笑了，原就高兴的黄清芬自不例外，连卫擎宇也忍不住笑了。

齐南狂叟有些自觉口拙，气得一瞪眼，猛地一指糊涂翁，破口大骂道：“你是给卫少侠提夜壶的！”

如此一说，刚刚稍歇的笑声再度掀起来。

黄清芬娇靥一红，接着忍笑娇喝道：“好了，卫少侠初莅本帮，你们便任性嬉笑，成何体统，你们不怕卫少侠笑你们吗？”

另一个腰系红丝英雄带的魁梧大汉，双眉一掀，愤声